

南音千秋脉，春风吹又生

李文胜

十年弹指一挥间，从二十六岁到三十六岁，生命中最灿烂的青春年华，与南音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每当秋风吹起，吹乱了心中永不释卷的那本书，不经意间，就又翻到了这落英缤纷的一章。十年来，作为一个音乐的局外人，南音的局中人，从一个侧面，见证了南音发展的风雨起伏。

南音今日的地位，与十年前有接近天壤之别，因为申请世遗，因为中国音乐学院《泉州南音年》，各级政府给予了极大的重视。南音，已经成为泉州文化生活的一个热点。而早些年，如果去接触正规高校毕业的音乐工作者，衣着时尚的年轻人，会发现他（她）们都以学与教西洋音乐为荣，对南音似乎有某种鄙视，甚至避之惟恐不及，说起南音，『我知道，那是工人文化宫老头老太太们听的。』一句话，觉得南音『土』。

有时候，不知为什么，我们会把最宝贵的东西扔在地上，弃之如同草芥。『今夜笛中闻折柳，江城五月落梅花。』琴棋书画的艺术气息，还依稀飘荡在大江东去的涛声里，缠绵在亮如银河的唐宋诗篇中。而在培养了许多钢琴神童、小提琴美女，『我儿子钢琴过八级』，『我女儿钢琴过十级』，培养了对西方音乐乃至西方文化虔诚的奴性之后，我们中的许多人，却对生之养之的这块土地，对中华民族曾经登峰造极的音乐成就，报之以高傲的一笑。

是的，人情的冷暖，生活的压力，冷板凳的寂寞与清寒，无意间使千年古乐长期被排斥在主流音乐之外。『江湖夜雨十年灯』。南音研究者曾经如此寂寞，他们倔强而孤独的行走着，听得见自己的空谷足音。每次参加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

的年会，或书籍出版的首发式，常常发现『满座青丝皆成雪』，而自己几乎是最年轻的一员，常常听见老先生们在慷慨陈词，在喃喃自语，担忧薪火失传。

于是人们提出南音需要拯救，南音谁来拯救，但终于发现，谁也不能拯救南音。『人必自助而后人助之』，南音能历数千年而不灭，必然有自己强劲的生命特质，她值得怜惜，却不需要同情。你可以欣赏京剧慷慨激烈的凌云壮志、越剧晓风残月的万种风情，可以惊艳于新疆歌舞的行云流水、热情奔放，折服于昆曲艺术的细腻宛转、精致绝伦，二十年来，中国流行乐坛更是吹遍了港台风、西北风，『家住在黄土高坡，大风从坡上刮过』，『你对我象雾象雨又象风』。然而，正如音乐学家田青所说的：『中国古典文学中所描绘的音乐，那种优雅，在哪里，就在南音之中。』她端庄、雍容、矜持、含而不露，她本是汉唐遗韵，隐隐然自有大家风范，无需与别的乐种争一日之短长，她是音乐中的牡丹，国色天香，气质非凡。

人们会发现，十年来，在南音史料的发掘抢救和学术研究道路上，留下了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深深的足迹，《南音名曲选》、《明刊戏曲弦管选集》、《清刻本文焕堂指谱》、《泉州南音名曲选编》，以及在技术上协助晋江编印的《弦管指谱大全》，桃李无言，下自成蹊。文化局一位负责人在『明清』两部弦管典籍出版首发式上说：『南音向联合国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时，有这些书，手中有粮，心中不慌。』每次参加戏研社的年会都会发现，这是一个享有盛誉、朋友遍天下的学术团体。许多年后，当我鬓染秋霜、白发老去的时候，可以骄傲的说，在戏研社这艘学术轮船上，曾经作为其中的一名水手，与她一起扬帆出海，共历风雨。于我而言，郑国权等老先生不仅是引航员，更是一双温暖的大手，帮助渡过许多风急浪高的夜晚。十年来，工作、读研、恋爱、结婚、项目开发，非常忙碌，但是只要戏研社召唤，我总是愿意暂时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，给予坚决的技术支持。

王洛宾一生得过的荣誉无数，但据报道，他最喜欢的，还是新加坡友人送给他的三个字『传歌者』。『传歌者』是的，饮水思源，悲欣交集，当年世忠老师使我与南音结缘，并一起开创了这款软件，从工义谱到五线谱，再从五线谱到简谱，

这些年来，在戏研社的支持下，源源不断的编印出精美的书籍，为南音的传承，尽了一份绵薄之力。『洞箫的清音，从流水上滑过』，南音那绵绵不绝的悠悠乐韵里面，似乎也含有这一段百折不挠、薪火相传的曲折与欣慰、悲伤与欢乐。

田青诗曰：『泉州涌乐泉，泠泠有古风，长河几万里，中原第一声』。中国最高音乐殿堂学者们的极高评价，使人们终于知道，南音，她天生丽质难自弃，她本是惊才绝艳的大内高手，隐姓埋名于寻常巷陌，山野乡间。她是出塞的昭君，塞外的风尘，岁月的刻痕，掩不住她举手投足间流露出的优雅从容、风华绝代。

古龙写道：『有些人也正如百炼精钢铸成的利器一样，纵然销沉，却仍存在。』汤姆贾诺维奇带火箭队夺冠时说：『永远不要低估了一颗冠军的心』。永远也不要低估了南音，因为她怀有中国音乐的根，她其实是『唐音』，她横抱琵琶竖吹箫，恍若敦煌壁画，重现人间。她不仅仅属于泉州，她身上流淌着汉唐诗文的血液，她脉动着中华正统音乐的生机，刘德海大师书曰：『南音千秋脉，春风吹又生』。千百年来，她穿越战火烽烟，在颠沛流离中传唱，虽暂安于东南一隅，仍然生生不息。

今天，中国音乐学院终于前来迎娶这位走失千年的音乐公主。当北京『中国泉州南音专场音乐会』，《直入花园》百人伴唱响起的时候，那欢欣跳跃、层层叠叠、一波又一波、潮水一般垒向高潮的咏叹，和结束时学子们的齐声欢呼，让我想起了贝多芬的《欢乐颂》。『昔有佳人公孙氏，一舞剑器动四方』，我未曾想到，我们老祖宗留下的音乐，经大师妙手演绎，竟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。我就好像提着『嫩饼灯』，嬉戏在元宵十五街头的小孩，霎那间看见烟花怒放，恍如满天星光灿烂，一时呆了，张口结舌，竟忘记了所有的语言。

二〇〇五年三月